

## 第一章 历史硝烟

### 江陵军事会议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一天，设在湖北江陵的“国军”十四兵团司令部，召开各部队高级将领联席会议。到会的有：新近进驻宜城的七十九军中将军长方靖、少将副军长向敏思、上校副参谋长陈凌云，九十八师少将师长胡一，一九四师少将师长龚传文。一九九师因尚在房县，所以师长肖炳寅缺席，以五九六团上校团长蔡德治为代表；第二军中将军长陈克非及所属三个少将师长；十五军中将军长刘平及所属三个少将师长。此外，还有湖南省保安第一旅的将级军官。

会议由十四兵团少将参谋长彭迈主持。因为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到襄樊去了，向驻守在那里的二十军官兵训话，还没有回来。

不久前，襄樊失守，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被俘。襄樊失守危及荆州、沙市及宜昌。这时解放军作了战略转移，第二十军趁机进占。蒋介石欲调二十军去江苏，参加正在进行的淮海战役，所以宋希濂赶去作动员讲话。此外，新任十六绥靖区

中将司令王凌云最近由河南南阳败退下来，准备接二十军的防，进驻襄樊，也需宋希濂亲自安排。宋忙得分不开身，只能由其参谋长主持这次重要的军事会议。

会议室宽敞明亮，当中放着一张长条桌，桌面上铺着雪白的桌布，除了茶杯、烟灰缸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以方靖为首的七十九军将领和湖南保安第一旅将领坐在右边；以第二军军长陈克非为首、十五军军长刘平次之的第二军和十五军将领坐在左边。十四兵团参谋长彭迈坐在上方，主持会议。彭迈虽然是兵团参谋长，论及资历和军衔，都远不如在座的三位军长，所以尽管会议气氛十分严肃，彭迈却不能象司令官那样端起架子打官腔。相反，他还必须保持谦逊态度。

大家入座后，彭迈站起来开始讲话，“诸位！”他看看大家都稳坐不动，不免有点尴尬。因为若是宋希濂主持会议，这时到会的人都会起立致敬，要等宋希濂说“请坐”，大家才能入座。现在各将领稳坐不动，显然是对他的藐视。他还不得不陪笑略作解释：“因为宋司令官去襄樊，临行嘱咐兄弟传达兵力部署及预定作战方案。现在兄弟首先传达司令官的意图，然后听取诸位的意见。”以下他将各战场的情况作了介绍和分析。在介绍和分析情况时，不断使用“司令官说”如何如何，这倒不是他想推卸承担后果的责任，而是不得不以此引起在座将领的注意。尽管如此，严肃的气氛并没有维持多久，他的开场白尚未讲完，已经有人吸起香烟来了——按常规开军事会议只能在主持会议者讲完话以后、开始讨论时才能吸烟。紧接着各将领坐的姿势也随便了。原本挺胸垂手端坐，目不旁视，现在一双双手臂都

擱到桌面上来，甚至有的以手撑着头。彭迈看在眼里，不由暗骂：“他妈的，一个个都端起架子，不把我放在眼里！哼，等你们有求于我，再收拾你们！”眼下他只能草草结束开场白。他走去拉开黑色布帘，墙上出现一幅巨大的军事地图。他用木棍指着地图说：“司令官的部署意图是：七十九军驻守荆门一带；第二军驻守沙市一带；十五军驻守当阳一带；湖南保安第一旅为机动部队。司令官的作战意图是：如遇共军强大压迫，各军可以撤过长江去。司令官指示后撤的次序是：湖南保安旅随兵团司令部行动，然后十五军先撤，第二军继后，七十九军在掩护各部渡江后，再徐徐撤退，渡江待命。司令官要求各部队及早将辎重和非战斗人员撤过江去，以减轻部队撤退时的负担。司令官说，这一部署只是他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如有欠妥之处，希望诸位提出来。司令官命兄弟与诸位磋商，共同修改方案，使其更加理想、完善。”说到这里，他放下木棍，走回桌前，先说：

“兄弟语言不够简练，耽误了诸位的时间，谢谢！现在请诸位发表意见。”然后坐下。

第二军和十五军新近随王凌云从河南败退下来，已领教过解放军的强大攻击力量，所以纷纷表示：“司令官的决策甚为妥当，当前形势于我军不利，实无必要局守一隅，寸土必争。能打则打，不能打则退，撤过江去，凭借长江天险，再与共军周旋。”

彭迈飞快地做着记录，无暇插言。但是一阵热烈的发言过后，突然冷场。彭迈写完最后一个字，停笔等了等，却不见有人接下去说，这才抬起头来扫视了诸将领一眼。只见方靖挺胸

端坐，闭紧了嘴，脸上毫无表情，眉头皱得几乎并在一起了。再看看方靖几个部下也都学他的样子，这才意识到方靖始终没有表态。他不表态，他的部下自然不敢发言。于是陪笑对方靖说：

“司令官临行再三吩咐兄弟，此一部署方案，要多征求方军长的意见。希望方军长及七十九军几位师长多提宝贵意见。”

方靖并非没有意见，而是气愤过度，不愿意把话讲出来。在座的将领之中，他是强硬派，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他一直驻守四川，尚未与解放军打过交道。此次出川又“旗开得胜”，不免有些飘飘然，对于严酷的现实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甚至认为他的七十九军真能够扭转国民党的垂亡命运。因此，他对于宋希濂的作战计划十分不满。暗想：“宋希濂乃党国名将，何以未战先怯？二军、十五军竟成了惊弓之鸟，今后如何能对敌呢？”但是，他的性格是内向的，也老于世故，就没有把意见说出来。在彭迈一再催问下，他只是冷冷地说：“我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要我守荆门，一旦打响，我将尽全力应战，决不退后。”

方靖定了调子，他的部不便开始合唱。彭迈面对这些自视甚高的人，唯有苦笑而已。尽管如此，方靖等人并没有说反对作战方案的话，彭迈也就不便指明。他甚至以为倘若逼方靖把话挑明了，宋希濂又不在，他无权修改作战计划，反而节外生枝，不好处置。因此他装做没有听懂方靖的话，草草作了结束会议的发言：“今天承诸位不辞辛苦赶来参加会议，兄弟代表宋司令官表示感谢。刚才诸位发言中没有提出任何相反的意见，这很好。既然意见统一了，今后遇有战事，就能同心协力对付

共同之敌。诸位归部后，请迅速行动。另外还有一件事：宋司令官临行时，嘱兄弟在会后设宴，为方军长接风洗尘，现在就请诸位去餐厅吧！”

第二军和十五军将领听了，不免有点酸溜溜的反应。他们都在想：“宋希濂要以七十九军为十四兵团的基干部队了。好嘛，那就让方靖一个人去拼命吧！”

方靖一生不进烟酒，所以别人敬他的酒，都由向敏思代饮了。向敏思尽管颇有酒量，却也不免脸红筋胀，有了七分醉意。

**向敏思  
得意忘形**

酒足饭饱，散坐品茶聊天。有人问起七十九军由四川出发至鄂西的战况，方靖因有满腹牢骚而又不便发作，所以爱答不理的。向敏思这个性格粗犷的湘西将领却无此涵养，趁机发泄。他一手擎着茶杯，走到大厅中间，摇来摆去地朗声说：

“敝军于去年七月下旬奉命分空陆两路，由四川杀奔宝鸡、安康，一战解危；九月十三日，又奉武汉行政长官白崇禧之命，兼程向襄樊进军，一路势如破竹，共军望风披靡。军抵南漳，又接到宋司令官电命扫荡荆山山区，上赖我们海公钧座指挥有方，下有全军将士用命，三天扫荡，斩获甚多，至今尚有共军俘虏八十余名在我军关押中，还有战马三十余匹。我们万万没有料到来到这里，竟会是沮丧气氛！”

这一席话和向敏思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使人很难接受，尤其是新近从河南败退下来的第二军及十五军的将领更觉难堪。但是，事情的表面现象确如向敏思所言，也难于驳倒。十

四兵团参谋长彭迈已敏感到产生了副作用，现在面临决战，倘若因此有伤“精诚团结”，于决战不利。于是打着哈哈说：“向副座所言七十九军出川以来战果辉煌，可喜可贺。但是，今日之共军，不比当年江西时的红军。这从王凌云失守河南，康泽失守襄樊，均可看出其势猖獗，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啊！”

向敏思三杯黄汤下肚后，哪里还顾得出言伤众，他哼哼冷笑着说：“请恕我直言：康泽原非将才，吹牛皮，卖膏药，我弗如也！王凌云耍杆子出身，为人多诡诈，为将无韬略。此二子何足挂齿！”

尽管王凌云确为黄埔将领所不齿，陈克非和刘平现在已摆脱他的领导，投奔了宋希濂，但他们是在王凌云领导下从河南败退下来的，因此颇有指着和尚骂秃驴之嫌，使他们感到羞愧。

陈克非忍耐不住，讥讽说：“七十九军一战告捷，确实可嘉可贺！但是，海濂兄得意之余，竟对记者扬言：‘我此来就是杀人的！’这不仅有伤我黄埔将领大度，亦有伤我国军仁义之师之名……”话未说完，向敏思便抢白：“夫兵者乃凶器也，打战即行凶，杀人而言仁义，岂不迂阔！”

刘平亦忍无可忍，冷笑质问：“黄埔将领中，‘三方’是很有名气的军事家。兄弟有一事不明，要向海濂兄请教：七十九军出川时，国防部授予0407番号，军长化名郑卫国。夫用兵者，行诡道也——军事行动，理当保密。兄弟听说七十九军是沿途打着军旗而来，恰似此地无银三百两！”向敏思则抢白一句：“堂堂国军，何必鬼鬼祟祟……”便被方靖一个手势拦住。

方靖起身抱拳说：“诸位，厉锋多喝了几杯，请多包涵。方某当兵出身，碌碌以至今日，何可称军事家！至于说军旗一事，方某亦啼笑皆非，在安康兄弟写信给上海友人，嘱其回信写0407部队郑卫回收即可。朋友回信说：上海报上已经报道方靖出川！哼，我们成天在枪林弹雨中过日子，哪有闲情逸致奉陪国防部老爷们作掩耳盗铃的游戏！但是，亮出军旗却也另有所图啊。

“在出川前兄弟去南京，蒙委座两次召见面授机宜，又去上海进谒陈辞公，深受教诲。

“兄弟认为，在此党国多事之秋，理应精诚团结，一致对敌，断不可因私怨而贻误党国大事。俗语说得好：胜败乃兵家常事。尽管东北失利，国军戴甲之士尚有数百万，也不必气馁而互相抱怨。但是，就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之徒，竟借题发挥，以东北战场失利而攻讦陈辞公，如此乘人之危，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必讳言，方某自黄埔军校毕业以来，在十一师服务，便是陈辞公部下，所以决心要为老长官争回这口气！

“众所周知：军队以团为单位，团旗由国防部授予。兄弟命人做了一面军旗，把它挂在军司令部大门前。我别无所图，只求吸引共军前来，与共军主力决一死战——不成功，便成仁！

“方某与诸公叨在黄埔同窗之谊，战端一开，望诸公助我一臂之力，后当重报！”

“理当精诚团结！”听众勉强应付。不少人却在暗想：“你要

为陈诚争气，你能耐，你打！”

七十九军于十二月三日进驻荆门，十四日方靖因左脚的旧枪伤发肿，前往沙市住院治疗。

### 医院中的 烦恼和不安

对于左腿负伤的“历史”，方靖是最不愿意为人所知的。因为这是他一九三三年参加江西第四次“围剿”时，在霍源地区兵败，红军给予沉痛教训的证据。现在又面临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决战，旧伤的复发，使他感到是不祥之兆。但是，局势如此，他已无回旋余地了。躺在沙市医院的病榻上，他只反复地想一件事：为什么从自己当兵起，战争就没有停息过？这样的疑问，在当时他是难以得到正确答案的。他是指挥官，他知道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是如何巨大！在战场上，一声令下，枪炮齐鸣，无数人流血丧生，建筑物被摧毁，在作战的当时，他毫不怜惜。但在战事结束后，他踏着废墟走去，心情也是十分沉重的。过去，他并非没有想过，但回答极简单：“我是军人，军人的职责便是打仗；打仗就会有伤亡、破坏。”三十年过去了，年年要重复如此这般的问答，使他感到十分疲倦。战争如此延续下去，难道自己这一生就不能休止，必须马革裹尸吗？

问题得不到正确答案，他烦恼、困惑，感到十分虚弱疲倦。

十二月二十八日，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前往沙市医院探望方靖。这两个黄埔将领促膝谈心多时。宋希濂刚由武汉归来，他告诉方靖：在武汉他见着了白崇禧，“现在白崇禧的态度很暧昧。他坚决不许二十军开往南京，并以华中行政长官的职务向



总统要挟。白在武汉禁止一切军用物资东下，将重庆方面运下的军需用品扣留，又派人监视通讯机构。白问我‘现在剿共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你有什么意见？’我回答说：‘我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是主张全力支援徐州会战的。因为徐州、蚌埠若失，则大势去矣。’白不以我的意见为然，心怀叵测，企图拉拢黄埔将领反对总统。所以我急速离开汉口回来了。现在黄维兵团已失败，杜光亭(聿明)的处境也很可虑啊！”说罢嗟叹不已。

宋希濂对方靖还隐瞒了一个情节：他由汉口回到沙市，便去兵舰上利用海军电台向蒋介石发报，报告了白崇禧与他谈话的内容。因为他知道民用、军用电台，均在白崇禧监听之下。

方靖愣了片刻，然后试探地问：“按照目前情况，我们何去何从呢？”宋希濂从瞬间的颓丧中振作起来，挺胸昂首，倔强地说：“我们只能服从总统命令，以尽天职！”方靖却仍旧忧心忡忡：“时局已很不堪，上面再闹意见，我们岂不更加为难了吗？”宋希濂攥着双拳说：“大不了退过江去，依靠四川和洞庭湖的粮食，尚能维持一个时期，以待国际变化。”

方靖本已烦恼不堪，与宋希濂谈话后，更增加了若有所失之感。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屡次反蒋，都是利用蒋介石处境困难之时。现在内战每况愈下，在此时桂系若趁机发难，那真是不堪设想！此外，黄维兵团被歼，给方靖的震撼也很大。十二兵团的三个军中，有王牌十八军。他没有忘记：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围剿”，正是十一师在草苔冈被歼，震撼了“国军”，因而宣告第四次“围剿”失败。黄维的骁勇善战，他也是极佩服的。

十二兵团的被歼，肯定会在“国军”中造成深远影响。他吹嘘七十九军是“西南王牌军”，却不能不承认与精锐强悍的十八军相比，决非毫厘之差；而他自己与黄维相比，也不得不承认：“我弗如也！”现在，强悍的十八军被歼灭了，骁勇的黄维被俘虏了，他的七十九军在他指挥下，又能支持多久呢？假如杜聿明再败，江北便不能立足。凭借长江天险，是否能维持到宋希濂奢望的“国际变化”呢？从抗战胜利以来，美国人频频来华指手划脚，时而主张打，时而主张停，迨至今日，态度还是不明朗。他自然猜不透美国佬如何下赌注。想来想去，最后长叹一声：“唉！我追随党国三十年之久，只能与党国共存亡。时至今日，也只好尽人事而听天命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方靖病愈出院，去江陵十四兵团司令部拜见宋希濂。寒暄之后，宋希濂对方靖说：“白崇禧的态度有所好转。”但并未具体说明有哪些好转。方靖察言观色，看出宋希濂言不由衷。他暗想：“宋希濂大概后悔在医院里对我讲的话影响决战信心，所以才拿这样含糊的话来挽回。”他不便揭穿，装作没有识破，喜形于色地“啊，啊”连声。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以国民党军队被全歼而宣告结束。一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告“引退”。一月二十一日傅作义在北京宣布起义。一月二十五日，王凌云失守襄樊……

方靖的信心开始动摇了。他骤然想起：曹操率八十三万人马由许昌下江南，只杀得刘玄德弃新野、败当阳，走夏口。现在河南早已被共军占领，甚至进兵襄樊，即使实现十四兵团作战计划退过江去，赤壁之战的历史能够重演吗？他自愧无周公

瑾的韬略，也不能相信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真有孔明之才。那么，凭借长江天险以图东山再起，那只是幻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原本是抵制撤退的，现在竟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立即命令辎重、行李及非战斗人员撤过江去。他甚至将炮兵也视为撤退时的累赘，命其同时撤往江南。

决战之前

正当方靖惶惶不安时，从参谋处呈上的公文中，发现一封部下给他写的“亲启”信。

“海公军座钧鉴：

“职等冒死上书，实为当前局势所忧虑。

“抗战胜利以后，再次发动清剿共军之战，为时三年矣。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我精锐雄师几乎丧失殆尽！

“职等追随钧座有年，经历八年抗战而幸存。时至今日，蒋总统已引退，职等实不知再为谁而战？虽然军人应视死如归，但若现在战死疆场，后人又何以立碑？

“全军将士生死存亡，唯钧座之命，举足轻重，祈钧座三思之！”

这封信的署名是以参谋处军械参谋彭某为首的三名校级军官。

方靖读罢，拍案而起：“好大的胆！”他带兵二十年，从未遇过这样临阵公然上书直言叛逆之事。他的第一个冲动念头便是：“通知警卫营长肖炳文，立即将彭某等三人逮捕，明日军前处决！”但是一转念：“不妥！倘若传扬开去，全军将士都来问我为谁而战？我又怎么答对呢？”由此他进一步意识到，彭某等人敢于“冒死上书”，正是看到了当前局势不堪，军心浮动，他也

信心动摇这些明摆着的情况。因此，倘若这事闹得全军皆知，引起共鸣，就有可能激起部队哗变。

经过再三考虑，方靖决定召见彭参谋。

彭某站在方靖面前，紧张得浑身颤抖不已。方靖看到对方一副孱头像，反倒很高兴。因为从这一点上他便可以判断对方决不是潜藏的共党分子。于是他和颜悦色地说：“你们的信我已看过了，其中的内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依我看时局尚不至于糟到那种程度吧！尽管总统公开声明引退，也不过是权宜之计，实际仍在指挥。因此，我们还是在为总统而战嘛。前年我在南京干训团受训，总统训示说：‘现在政府和海、陆、空军，都在我们手中，希望大家不要胆怯，要继续努力奋斗！前途一定会胜利！’时过两年，政府和军队不是仍然在我们手中吗？我承认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失败了，不少精锐之师被歼。但是，江南半壁河山戴甲之士仍不下百万，凭借长江天险，固守是毫无问题的。中国历史上南北朝局面甚多，我想我们谋求偏安总还是可以的。再者，从全球战略考虑，盟友（美国）也断不能坐视败局发展下去。抗战后期，我们不只有西南一隅之地吗？坚持就是胜利！现在是困难时期，大家要咬紧牙关，不可动摇。退一步讲，到了必要的时候，我也当考虑万全之计，断不会让你们作无谓牺牲。请你们相信我吧！”

彭某自然不敢反驳，只得喏喏连声。

荆门被困

方靖打发走彭参谋，不禁深深舒了一口气。刚才的一番话虽然振振有词，他心里却很明白，都是骗人的，彭某未必就能相信。但是他只能这样讲。在

此时，要他说出同情彭某的话，那是不堪设想的。他明知最后必败，可是眼下不经决战就要他认输，决不甘心。他感到十分疲乏，就象干了一阵十分沉重的体力劳动却没有干完那样，疲乏而有精神负担。他很想关起门来，躺在床上休息片刻，却不能够——参谋处二科中校科长李印玺进来向他报告：

“设在荆门的兵站第一支部刚刚奉命撤走，只给我军留下六天粮食。另外，得到可靠情报：在大洪山的共军江汉军区部队，已从钟祥渡河，有可能袭击我部。”

方靖倒抽了一口冷气：“有多少共军渡河？渡河后兵分几路？”这些问题，李印玺一个也回答不了。他本要发作，但转念一想，也就原谅了对方。因为他知道：部队自安康出发，派出的便衣侦察人员总是有去无回。部队每经一地，老百姓纷纷远避，连个问路的也找不到，民心向背由此可见，又怎么能责怪李印玺呢？所以他只命李印玺通知前卫五八〇团作临战戒备。

一月二十八日，解放军向五八〇团发动了猛烈攻击。方靖闻报，暗暗吃惊，表面却保持镇定。他给五八〇团下了一道死命令：“必须坚守阵地，退后一步者——杀！”

五八〇团在石桥驿坚守了两昼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方靖曾两赴前沿视察，对于将士的伤亡无动于衷。只因出于恐怕五八〇团垮下来震撼全军的考虑，才命五八〇团撤至荆门以南地区休整。

解放军江汉军区第一、二旅及地方部队集结于宜城，先头部队进至乐乡关等地。

方靖下令守卫荆门的九十八师准备决战，然而解放军却按

兵不动了。

有经验的将领并不怕敌方多么凶猛的进攻，因为凶猛毕竟是有限的，一旦衰竭，果敢的反击，便会扭转局势，甚至大获全胜。但是，遇到进攻有节制的敌人，如果再加上敌情不明，那就十分可怕了。方靖现在遇到的，正是这种可怕的对手。

敌人静止，我不采取行动，必陷于被动，等于等待挨打——方靖是很明白这一道理的。但是，敌情不明，又怎样采取行动呢？他现在的困难还不仅此一点。部队进驻荆门以前，副军长向敏思调升一一〇军军长；进驻荆门后，九十八师师长胡一因骑马摔伤了右臂，回重庆就医，由副师长詹扬清代理；副参谋长陈凌云称妻子病重，请假回泸县去了。骤然间他这个军长身兼多职，现在连个可以共同商讨军机的人都没有。

惶惶中无所作为地渡过了几天。

二月三日下午二时，解放军江汉军区主力部队从石桥驿向七十九军军部所在地荆门发动了猛攻。战斗打响之后，方靖心里反而安稳了：“啊，常规打法！哼，只要按常规打，我拥有七个团兵力，占地方圆不过几十里，那是完全可以奉陪到底的。”他命前卫二九二团团长沙荣生：“坚决顶住！”又命一九四师五八二团团长沙鹤庭：“急速率部赶来！”

十四兵团的兵力部署是一条长蛇阵，七十九军是蛇头。方靖又将军司令部及主力部队九十八师部署在蛇头的最前端——荆门。他的用心在于：以军部作诱饵，以主力九十八师作毒牙。他希望解放军以主力来攻，然后把它一口吞掉。由于有这一设想，所以他命令五八〇团不惜代价坚守，企图首先消耗解放军

大量兵力，等到已经疲惫的解放军扑到荆门时，他便可以按计划将其消灭。他甚至十分得意地幻想：“当共军的尸体在荆门城下堆积如山时，我就可以直接去南京受赏，还可以飞台湾向辞公报捷，说部下已报知遇之恩。这一胜利还可以教训共军，休欺我黄埔无人！”然而解放军有节制的进攻，使他从幻想中惊醒过来，懂得解放军以养精蓄锐之师来攻，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他不得不认真对待。

使他颇感安慰的是：二九二团至傍晚始终没有来电话求援。倒是他忍不住打电话去问情况。黎荣生团长在电话里回答：“报告钧座，部下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他听了不禁欢呼：“壮哉，黎团长！”他完全放心了，命李印玺守着电话，自己稍事休息。

其实黎荣生只不过在鹦鹉学舌：一九四三年五月下旬，日寇进犯鄂西，遭到十八军十一师坚决抵抗。当战况紧急时，陈诚打电话问守卫石牌要塞的十一师师长胡璉能否守住阵地，胡璉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却有决心！”因而取得陈诚——蒋介石的赏识，旋即禄位高升。此事在军队中传为“佳话”，方靖对此事不会不知。然而，当此军情紧急之时，他倒宁愿听这些欺人之谈，借以骗骗自己。他甚至幻想等到天亮以后，五八二团从侧翼包抄上去，再下令来个全线反击，“到那时候……哼！哼！”

晚上十点钟，五八二团赶到，赵鹤庭请求去接二九二团的防。方靖诡秘地说：“你赶快率部隐蔽起来，等到天亮时包抄上去……”

午夜，枪炮声在一度高潮后突然沉寂！

方靖深深舒了一口气，他以为解放军的攻势衰竭了。他对李印玺说：“四点钟命赵团行动，五点钟叫醒我，以便指挥部队全线出击！”他心安理得地上床睡觉去了。

由来好梦最易惊！

“钩座！钩座！！钩座！！共军再次发动猛攻！”

方靖从梦中惊醒。首先入耳的是比上一次多两倍的枪炮声；其次是宣称“成仁确有决心”的黎荣生在电话里向他不断哀呼：“钩座！钩座！！钩座！！我的阵地遭到共军重炮卷毯式的轰击！”他睁眼一看，屋里挤满了参谋人员，立即想到：军司令部已被共军这强大攻击震撼了，倘若不能稳住，军心动摇，司令部失却控制，就不堪设想了。于是他匆匆穿衣起床，往办公桌前一坐，故作镇静地说：“你们都来做什么？这哪里象经过战阵的军人，倒象是初上战场的新兵！都去睡觉吧，不听传唤都不许来！”

参谋们被撵走，只剩下李印玺一人。他对方靖说：“钩座，共军再度发动猛攻，来势不善，需要当心！”方靖苦笑：“我何尝不知，这是共军经过重新部署以后发动的新攻势。可惜我们情报不灵——倘若在得悉共军正在重新部署时，乘机发起反攻，必获全胜。现在错过了时机，共军部署就绪，这新的进攻，恐怕是锐不可挡的！”

李印玺观察着方靖的神色，试探地说：“现在各战线均处劣势，淮海战役失败后，江北所剩据点已为数不多。共军岂能容许我们在这里立足，成为桥头堡！看来他们是决心歼灭我们的。”



既然十四兵团作战计划是遇有强敌压迫，可以撤退过江，何不乘机早早撤退呢？”方靖瞪了对方一眼：“胡说！没有决战，如何便退？”他看到这个心腹部下吓得连连后退，便叹了一口气，放低了声音说：“尽管有此作战计划，也还是要等到万不得已时才能付诸实行。何况十四兵团的撤退计划是：我军掩护各部队撤退后，才能‘徐徐渡江待命’！没有宋希濂的命令，自动撤退，是要承担责任的！”李印玺颇为愤慨地说：“这不是把整个担子都压在我们身上了吗？”方靖耸耸肩：“是这样——其它部队未撤过江以前，我军是不能先撤的！”李印玺更加激动了：“岂有此理！把我们逼急了……”他望着方靖的神色，没敢把话挑明。方靖盯着对方，等待把话说完，见对方低下了头不敢继续说，便怂恿对方说下去：“你且讲不妨。”李印玺抬头观察着方靖的神色，半晌才壮着胆说：“想当年关云长屯土山约三事，也不失大将风度啊！钩座……”方靖把手一挥：“胡说！正在决战，你敢有异心！”话是斥责话，声调却是温和的。李印玺明白此时方靖的信心动摇了，他正想进一步进谏，方靖已伏身注视军用地图，表示不愿继续讨论。李印玺还想等机会再进言，黎荣生的呼救，又使方靖处于忙乱之中了。

“钩座！钩座！！钩座!!! 共军攻势十分猛烈，我军伤亡惨重，实在难以支持了！”

方靖听到无线电传来的哀嚎，却无动于衷，仍旧伏身看着地图，一动不动。

“钩座！钩座！！钩座!!! 我的左翼阵地被共军突破了！”

方靖仍然一动不动，李印玺为黎荣生捏了一把冷汗。

“钩座！钩座！！钩座！！我的右翼阵地也被共军突破了！”

方靖手中捏着的红兰铅笔发出清脆的折断声：“命令赵鹤庭立即驰援！”他的迂回包抄计划又破产了。他十分明白：现在败局已定！

天亮后，方靖急于登上荆门要塞宝塔山观察敌情，在中途发现两架飞机向北飞去，几分钟后又折回来，投下了通讯袋，飞返沙市去了。方靖不禁口中念佛：“唉呀，老天爷保佑，我们的现代化起作用了！”他知道空军必会将在高空侦察到的情况向他报告。他一向为敌情不明所苦恼，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要能了解敌情，他以为尚有转败为胜的希望。他可以根据敌情重新部署，看吧，看吧，到时尚不知鹿死谁手哩！

然而方靖的如意算盘又落了空。他把空军给他提供的情报看了一眼，惊得几乎摔下马来！空军发现：除已集结于荆门外圈的解放军外，在宜城附近有解放军两三千人；乐乡关方面有解放军五、六千人；石桥驿方面有解放军三、四千人，都在向荆门汇集。此外，沙洋至十里铺也发生激烈战斗！

方靖叫苦不迭！现在他明白了：在石桥驿一战后，解放军按兵不动，实际上是吸引他对正面的注意力，却将部队迂回到荆门以南地区，准备切断他的归路；昨晚的停顿，是在结集更多的部队，以便形成今日在荆门四面开花！他根据在江西参加三、四、五次“围剿”的“经验”，已断定解放军必然使用集中优势兵力插入、切断，分片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形势急迫，他顾不得再登高了望敌情了，拔转马头，跑回司令部，向十四兵团告急。

接电话的是十四兵团参谋长。彭迈对方靖说：“司令官因夫人来前方，昨晚回家住宿，至今未归。临行留话：嘱贵军坚守待援。我们已命第九师向十里铺方向挺进！”方靖放下耳机破口大骂：他妈的，火烧眉毛了，作战方案竟变了卦！”

既然空军已向七十九军投下通讯袋，方靖便可以料定宋希濂决不会没有得到敌情报告。那么，为什么还要命七十九军坚守待援呢？方靖气得拍了一阵桌子，后来冷静下来了：“此时决不能退，否则严重后果就要我一人承担了！”既然必须坚守，他便打电话给一九四师师长龚传文，命令他急速将部队运动上来。龚传文回答说：“职部也遭围攻，无法向北运动！”

“一切如我所料！”方靖绝望了，“既然本部都无法靠拢，哪里还能指望第九师力战救援呢？”他横下一条心：“我就死钉在荆门，看共军如何消化我四个（团）铁馒头！”他再一次命人备马，登上宝塔山。

方靖从望远镜里看到：荆门四面阵地均在解放军的强大炮火轰击下，守军几乎抬不起头来。他顿然想到：假如七十九军炮兵部队没有撤走，将炮兵阵地设在这制高点上，便可以居高临下，随心所欲地袭击进攻的共军，各阵地何至于受如此大的压力！但是现在觉悟为时已晚，他竟高擎双臂，歇斯底里地狂呼：“炮兵！炮兵！！炮兵！！！”立在身后的李印玺以为方靖忘记炮兵早已撤退过江，提醒说：“钧座，炮兵部队已撤过江去了……”方靖将望远镜掷于地上，跺脚捶胸：“宋希濂误我！”又仰天哀嚎：“我为将多年，身经数十战，今日竟会做出决战前撤走炮兵的愚蠢决定，致使全军覆没，真是罪在不赦！”说罢拔出手枪就

要自裁。李印玺急忙将方靖抱住：“钧座，在烟墩集尚有第二军独立迫击炮营，赶快调来，尚可应急。”方靖象是注射了一支强心剂，骤然来神了，迅速回到司令部，打电话命五九六团团长蔡德治去与第二军独立炮兵营联系，迅速赶到荆门支援。

迫击炮虽无重炮那样有纵深威力，却能在前沿阵地大量杀伤进攻的敌方步兵。方靖又产生了新的幻想：“迫击炮营一到，我就集中在北面阵地使用。共军总以为我要夺路南逃，我偏要向北攻——这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转败为胜的战术！”

然而方靖的如意算盘又一次打错了：位于烟墩集的一九九师五九六团团长蔡德治回报：第二军独立迫击炮营愿意协助作战，但是请求派两营步兵去接应。这是合理的要求。因为炮兵本身并无防卫能力，它来荆门，要通过共军的防线，没有步兵的接应，是不可能过来的。但是，现在荆门哪里还抽得出两个步兵营的兵力呢？方靖顾虑侧翼空虚，不敢让五九六团护送，所以只好罢论。

### 兵败如山倒

随后，方靖便派人去找九十八师代师长詹扬清，直到下午一点，才把詹扬清找来。若在平时，方靖必然会怒斥：“部队在作战，你躲到哪里去了？”甚至会将他撤职查办！但是今天已到危急时刻，力求“精诚团结”，所以反而安抚对方：“刚才接到十四兵团司令部电话，说已派第九师来增援。因此，我们现在只要多坚守一分钟，便多一分转败为胜的希望。宝塔山是荆门要塞，只要守住宝塔山，共军就无法占领荆门。现在我命你亲自去宝塔山坐镇督战至黄昏待命。”

方靖最后一句“至黄昏待命”是脱口而出，说出了口就后悔莫及了。詹扬清来时惶惶不安，唯恐方靖要处置他；及见方靖的态度极温和，已经起疑；再听他最后一句话，顿然明白方靖是企图留他在宝塔山阻击解放军，掩护部队撤退。宝塔山是荆门要塞，这一点他相信解放军也了解。再要以宝塔山为阻击点，必会遭到解放军密集炮火的袭击，他如何不害怕呢！当时他不敢表示相反意见，只喏喏连声而去。

打发走了詹扬清，方靖集合司令部官佐训话：“现在战况确实于我们不利，但是尚未到危急时刻。第九师正在增援途中，一九四师也在努力向荆门靠拢；第二军独立迫击炮营即将赶到，所以，我相信战局很快会起变化。我要求大家相安毋躁，各自坚守岗位。若在此时有人胆敢举止轻狂，出言无状，当以惑乱军心论处，决不宽贷！”

训话完毕，方靖回到房里，关起门来，脱下将军服，换了一套士兵的棉军服，并命副官：“悄悄收拾行李，烧毁文件！”

忽报宝塔山下二九四团第一、二营被击溃，要塞上只有第三营守卫了。方靖大喝一声：“速命军直属部队搜索背跑步至宝塔山下，务必阻止共军接近宝塔山！”等李印玺传完命令，他又忙叫：“带马！带马！”立即奔出尾随而去。

不等马夫将马拉近，方靖便扑过去，纵身上马，提缰夹马，飞奔而去。年近半百的人，身手竟如此矫捷，若在平时，部下们必会齐声喝采；现在是在危急情况下，他的这种急忙神态，已使部下们都意识到：大事不好了！

方靖拍马登上一个小山坡，用参谋的望远镜观察要塞周

闹：搜索营在飞奔，解放军也在猛攻。从兵力来看，解放军占优势。但是，在进攻宝塔山的解放军周围，尚有五八二团一部在牵制着，使其不能很快进展。方靖相信：只要搜索营抢先赶到，进入阵地，这支军直属步兵营的战斗力是很强的，必能阻挡解放军夺取宝塔山。因此他的心欢跳起来，举着望远镜的手臂也在颤抖，暗暗狂呼：“快！快！！快！！！”他恨不得搜索营将七个个肋生双翼，腾空而起！

“他妈的——詹扬清必须处以极刑！”方靖又将望远镜掷于马前，因为他看到正当搜索营距宝塔山下百米之差时，詹扬清却已率部擅自撤离要塞！

崩溃命运已经注定！

方靖回到司令部，急忙召来各团长布置突围。总的方案是：第一步先撤至荆门以南十五华里的捉刀石，集中部队作一次停顿抵抗；第二步，向一九四师靠拢；第三步，与一九四师会师后，如有可能便复夺荆门，如无可能则向沙市方面撤退。撤退步骤：五八二团为突围前部，二九三团断后，二九二及二九四团残部随军司令部居中。

方靖何曾料到：夸耀为“西南王牌军”的部队，在吃了败战之时，竟会撤下他这个军长，各自争先夺路南窜！到军司令部来接受命令的几个团长尚未归部，各部队便已“闻风而动”了！

为等待各部队准备就绪，方靖强自镇静坐在参谋处——他要待各部队回报后才率司令部突围。忽报警卫营已经接火！真是火已燃眉，不能再等了，于是拍桌而起：“走！”“走”字一出

口，他猛然醒悟这是个不祥字眼——似当年关云长走麦城而授首东吴！但又萌起侥幸心理：“当年在霍源，不也是用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而免难吗？”他忘了当年的红军——如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了长征和抗日战争的锻炼，决不容许霍源历史重演。

走出军司令部，方靖回头看看：身后跟着一条长蛇，除司令部官佐外，还有通讯营、辎重营和担架队——尽是一些挑挑担担的，非但没有战斗力，而且目标极大。此时唯一的办法便是丢掉这一负担，尽快向有战斗能力的部队靠拢。但是，吴继光在昆山渡河时因与士兵抢渡而遭乱枪击毙的教训，他是铭记于心的，岂能重蹈吴继光的覆辙！

走出荆门三华里，军司令部的队伍被冲散了。

“解放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

四方八面喊话声竟比枪炮的威力更大！

束手待擒

方靖偶一回头，身后只剩下四个人：中校参谋李印玺、中尉随从参谋赫天朗、中尉随从副官朱维锦、少尉随从副官毛广荣。这时他们处于开阔地带，周围都是被解放军分割包围起来的九十八师残部。他们五个人只有五支手枪，这点武器在战场上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他们既无力量冲杀过去与部队靠拢，也不能指望那些被围歼的部队能冲杀出来给予救援。再继续前进，只能闯入敌阵，所以不得已伏在田埂上作有限抵抗。

解放军一个连包围了这五个人，并不放枪，只是喊话。

方靖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到了，“大将难免阵头亡！”既为

军人，在战场上还怕死吗？他很希望发生激烈战斗，让对方一颗子弹射中他的胸膛，就此“为党国捐躯”，不辜负“党国”对他三十年的“栽培”！然而对方并不放枪，看来似乎企图将他生擒活捉。他当即想到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围剿”中陈时骥被活捉的情景：霍源兵败，他混在俘虏群中，看到他的师长陈时骥胸前挂着写有“活捉蒋匪师长陈时骥”的白布条，从他面前走过，那是何等的可悲可耻！他当时就产生“宁死不做阶下囚”的念头。自己身为“党国”高级将领，今日决不受此侮辱！这时他也想念远在四川的家小，想到自己一旦身亡，家小难免沦落。但是，现在身陷重围，纵有千恩万爱又当如何呢！

方靖蓦地跃起，拔出手枪：“不成功，便成仁！”枪口对准了太阳穴！